



盛洪心 1934年出生,祖籍上海,1951年参军,1952年入朝,1958年回国,1965年入党,荣立三等功三次。



盛洪心:带伤救战友,致力卫生服务

记者 黄增瑞 文/图

“我17岁当兵,首长叫我‘小鬼’。”9月6日,在位于曹丞相府东侧的建安名家小区,今年86岁的盛洪心对记者说。

在入朝的7年间,盛洪心最难忘的是美军飞机的一次次轰炸让很多战友死无全尸。

“1951年1月,我还在读初中。有一天,学校里演话剧,内容是美军在朝鲜烧杀抢掠,危及我国边境安全,触动了我家保家卫国的决心。”盛洪心说。接着,他在学校报了名。直到部队批准后,他才给父母说出实情。

入伍后,盛洪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年干部大队的学员,在后勤部卫训大队学习卫生知识。1952年10月,他随中国人民志愿军23军67师200团入朝,成为一名卫生员。

盛洪心和战友一起乘坐闷罐列车一路向北,从辽宁丹东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。“我们背着30公斤重的粮食、药箱等,一晚要走三四十公里。”他说,“美军飞机发现后,会往下扔炸弹、用机枪扫射。”因此,战士们晚上走路,白天睡在小松树林里,并在背包和帽子上插上松树枝。有一次,盛洪心和两位战友在树下睡着了,费好大劲儿才找到大部队。

有一天,他们住在一个村庄里,竟然被美军的几

架飞机发现了。敌机俯冲着往下扔炸弹,把房子炸塌,盛洪心的头也被炸伤。作为一名卫生员,他四处寻找受伤的战友。

“一个文化教员正在外面解手,被炸弹炸进粪坑。”盛洪心和一名朝鲜群众很快把他救了出来。盛洪心跑到屋里,看到炊事班班长的肚子被炸开,胃里的午饭直往外流,连忙为他止血、包扎。接着,他跑到司令部,看到一个参谋的大腿被炸断。“人只有呼吸了,但‘死马也得按活马医’,这是我们的职责。”这时,团长看到他说:“你头上咋都是血?快找人给你包扎一下,到抢救站接受治疗。”但盛洪心说啥也不去,继续为受伤的战友服务。

他经常去前方侦察敌情,而后汇报给指挥部。有时候,双方的侦察兵相遇,免不了发生激战。入朝期间,盛洪心荣立三等功三次。

1958年3月23日,盛洪心回国,军衔提至中尉,在连队当军医。

“安稳下来后,我穿着军装回家探亲。母亲认不出我,见到我就跑。我说:‘娘,我是洪心啊!’”母子俩抱头痛哭。

1961年,盛洪心转业到黑龙江省尚志县人民医院当医师。被调到许昌后,他先后在市人民医院、市中医院、市妇幼保健院工作,直到1992年退休。



盛洪心获得的奖状



黄金生(前排右一)在朝鲜与战友合影。



黄金生 1937年出生,许昌市人,1955年参军,1956年入朝,1958年回国,1964年入党。



黄金生:建营房剿特务,矢志保平安

记者 黄增瑞 文/图

9月7日,在爱心人士王晓楠的指引下,记者在位于市区向阳路的许昌安泰之家护理院见到了83岁的黄金生。

“我患有脑梗、糖尿病、冠心病,5年前因中风偏瘫来到护理院。”黄金生断断续续地对记者说。

他18岁参军,进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第1军第7师(军部在开封,师驻地信阳明港)。

1956年8月入朝前,黄金生在部队进行了一个月的政治学习、3个月的军事训练,被分配到工兵营当了一年卫生员,还在师部学了一年汽车驾驶技术。

“我们跟大部分部队一样,坐了六天七夜的闷罐列车,从辽宁丹东入朝。”黄金生说。

“战争时,美军在前线埋下不少地雷,有时还空投蝴蝶雷。朝鲜的小孩儿捡到后,有的双手被炸断,有的脸被炸开花,不知道死了多少人。”黄金生说,作为工兵,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排雷,减少朝鲜人民的伤亡。

而另外一项任务就是清剿美军和李承晚部队的特务。当时,这些特务化装成朝鲜的老百姓肆意暗杀

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。

为了助力朝鲜人民军的基础设施建设,他们部队还承担起营房建设任务,用从国内运来的钢筋、水泥等建材和从当地山上开采的石头打坯烧砖,建成了多座红瓦房,而后对道路进行了美化。

“朝鲜人民特别苦,经常没饭吃。因为连年战争,农村的女人和老人多,很多青壮年战死在前线。”黄金生说。志愿军战士经常给当地百姓捐衣、捐钱。他们回国时,把营房完好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。

入朝期间,大家从来没有吃过鲜肉和蔬菜,生活特别艰苦。但为了保家卫国,这些英勇的战士都没有怨言。

“我们的师、团、营驻地分散,最远相隔几十公里,都位于山区。战士们购买牙膏、牙刷、毛巾等生活用品时,需要到20多公里远的师部服务社,非常不便。”黄金生说。

黄金生1958年10月随部队撤回国内,1960年提升为少尉排长,后来升到正营职,1980年转业到许昌市商业局食品公司担任汽车队队长和党支部书记、科长等职,直到1997年退休。